

太平洋战争的 警号

方知达
梁燕 著
陈三百



——记几位反法西斯战士在日本偷袭珍珠港前后的情报活动

过去，这段中日情报斗争史曾被视为绝密……
今天，经过特准，他们
中的幸存者终于说出了
这个保藏了50年的反法
西斯斗争的神奇故事。

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 粤

装帧设计:杨 群 潘文彬

版式设计:赵迎珂

责任校对:王 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太平洋战争的警号:记几位反法西斯战士在日军偷袭
珍珠港前后的情报活动/方知达等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 11.

ISBN 7-5060-0678-2

I. 太…

II. 方…

III. ①军事侦察-太平洋战争(1941~1945)

-情报活动-中国-史料②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N. ①K152②I125

太平洋战争的警号——记几位反法西斯战士在日军 偷袭珍珠港前后的情报活动

TAIPINGYANG ZHANZHENG DE JINGHAO

方知达 梁 燕 陈三百著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北京科技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5年11月第1版 1995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9.125 插页1

字数:218千字 印数:1—10,000册

ISBN 7-5060-0678-2/K·149 定价:15.60元

本书主要人物介绍

中西功

抗日战争期间日籍中共党员，中共上海情报科战略情报员。1973 年去世。

掩护身份：日本“满铁上海办事处”调查室负责人，“大日本皇军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顾问。

西里龙夫

抗日战争期间日籍中共党员，中共上海情报科南京情报站战略情报员。1987 年去世。

掩护身份：日本“同盟社南京支社”首席记者（采访部主任）兼伪“中联社”、伪“中央社”指导官，“大日本皇军总司令部报道（情报）部”顾问。

程和生

中共上海情报科负责人吴纪光与中西功之间，与张明达（南京情报站联络员）之间的联络员。1942 年牺牲。

掩护身份：日本“满铁上海办事处”调查室特别调查班班长。

2074/10

陈一峰

中共上海情报科南京情报站战略情报员。“文革”后去世。

掩护身份：伪“中联社”、伪“中央社”首席记者（采访部主任），汪伪国民政府特工总部顾问。

李得森

中共上海情报科南京情报站站长。

掩护身份：有名望的中医师。

张敏

中共党员，李得森的妻子和秘书。1979年去世。

掩护身份：家庭主妇。

汪敬远

中共上海情报科南京情报站战略情报员。

掩护身份：汪伪“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的随从秘书。
1992年去世。

张明达

中共南京情报站负责人与上海情报科负责人的联络员之间的联络员。1995年9月去世。

掩护身份：伪“中联社”、伪“中央社”向宁、沪沿线各支社之间的电讯稿和重要信件的传递一联络员。

序

《太平洋战争的警号》是一部根据历史事实写成的纪实作品。当时这一重要“警号”的发出，引起国共双方的重视，对预先揭露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的阴谋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为党中央决策起了重要作用。

他们是一批以日籍中共党员中西功和中共党员程和生为代表的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的无名英雄。他们不顾个人安危，不怕流血牺牲，以世界人民的利益为重，听从党的召唤，深入龙潭虎穴，进行了极其艰苦危险的斗争。他们这种惊天地，泣鬼神的革命精神，堪称楷模。

时逢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 50 周年，为纪念前人，启迪后辈，不忘历史，愿为之序。

罗青长

一九九五年五月二十二日

目 录

序

罗青长

主要人物照片

本书主要人物介绍

引 子	1
第一章 神秘的东京来电	3
第二章 中共上海情报科	18
第三章 谁是重大情报的获取者	39
第四章 珍珠港事件不可避免吗?	84
第五章 一个宪兵朋友的忠告	99
第六章 特高课警官到上海	127
第七章 “中共谍报团案”	149
第八章 坚守在远东前哨	200
第九章 共产党人的风格	224
尾声——胜利永远属于我们	263
附 录 怀念战友中西功和西里龙夫	方知达 267
作者小传	283
后 记	285

引 子

1983年春3月，一股西移的太平洋暖流，到达中国东海岸后盘桓不前了。

它给江、浙、宁、沪、杭一带送来了好天气。

上海满街是人。大家出门享受春光。

上海人喜欢快节奏，说话嘴快，作事手快，连逛街也是脚步匆匆。于是满街人流，形同春潮。

上海人似乎不太看重节气变换，而是根据冷暖增减服装。这几天，有的姑娘已经穿裙子了。在四川路汉口路一处房建工地的六层楼脚手架上进行室外装饰的几个青年，竟然光起膀子干活。

在这工地东北向的马路边，有四位年过花甲的老人——三位男士和一位女士——缓步而行。他们边行走边交谈，时而停步伫立、四向张望，互相示意地伸手指划着什么。他们还穿着呢子大衣，戴着帽子，个个庄重肃穆，泪水盈眶。他们的异常神态和街上行人的欢快情绪很不协调。

那位女士名叫中西方子，日本人。42年前，她20岁时，曾随丈夫来上海居住过。和她同来的，还有她丈夫的妹妹中西惠子。她记得，他们住的那地方叫留青小筑28号。中西方子的丈夫叫中西功，当时在日本“南满铁道重工业株式会社”上海办事处调查室任职。在那个调查室里，中西功是首屈一指的权威，他还是东京派驻上海的“中国抗战力量调查委员会”的实际掌权者。中西功在上海办事

处调查室名下成立了个“特别调查班”，专门搜集中国重庆方面、延安方面以及上海租界内上层人物活动的情报。这个“特别调查班”花高价派员潜入非占领区，进行实地调查。他们搜集到的各种材料和情报，都要上报给中西功。“满铁”上海调查室，专门负责对中国华中、华南及内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的综合调查。他们把调查所得的材料加以研究，得出结论，用来制定日本在上述占领区的各种政策。那个简称“满铁”的株式会社，表面上是个股份有限公司式的财团法人。其实，除了经营满洲铁路和重工业而外，它还是个庞大的情报研究机构。它把研究所得的决策性意见，上报给日本最高当局。所以，凡是知它底细的人，都把它叫做“国策会社（公司）”。它是日本帝国最高统帅部的最大智囊库，是参与侵华战争的间谍机关。普通人不知其底里，被它的名称蒙蔽着，还当它是个纯企业机构呢。

1938年，中西功从大连“满铁”总社调到上海办事处不久，便被日本“中支派遣军司令部”特务部借去，参与操纵汉奸政权和策划汪精卫派投日的阴谋活动。因为他办事能力特别强，“满铁”又把他要了回去，安在上海办事处调查室里，专管调查研究，独挡一面。

事过42年，他的妻子现在又回到上海来了。

和中西方子在一起的三位男士中，身材较矮的老人叫汪敬远。42年前，他是汪精卫汉奸政府的“特任官”；精通日语，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特别宠信他。那位瘦弱的小老头叫倪之骥，日语也很好；42年前，是“特别调查班”里的骨干人物。最后那位瘦高的老人叫钱志行。42年前，与“日本华北派遣军司令部”关系密切的日本人尾崎庄太郎和白井行幸，为了安排他的活动，不知费了多少脑筋。

他们这几个人，此时此刻聚在一起，来到这四川路汉口路上干什么呢？

追本溯源，事情还得从42年前的1941年说起。

第一章 神秘的东京来电

1941年，是世界战争风云急剧变幻的一年，也是人类历史上正义与邪恶、文明与野蛮殊死搏斗最为惊心动魄的一年。德、意、日三个法西斯“轴心国”东西呼应，互相配合，气焰嚣张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希特勒的纳粹军队在遮天蔽日的飞机群狂轰滥炸之后，接着是大炮，大炮之后是坦克，坦克之后紧跟着步兵，没多少日子便横扫了欧洲大陆。然后又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闪电战入侵苏联，兵分三路，直指莫斯科。

消息传到那个自称是“日出之国”的首都东京时，军国主义的头目们欣喜若狂，他们认为时机已到，立即调兵遣将，加速实施南进国策，准备向美、英、荷兰不宣而战。

他们作梦也没料到，在这年的10月中旬，正当东京街头的扩音器反复播放《军舰进行曲》等军乐曲、狂热的好战分子发出歇斯底里的叫嚣招摇过市的时候，突然爆出了一条震惊全球的所谓“共产国际谍报团案”的大新闻。这个事件的主角是苏联战略情报员理查德·佐尔格。他的公开身份是德国驻日本大使馆的新闻专员、大使奥特的密友和亲信。另一位主角是日本革命志士尾崎秀实，他的公开身份是首相近卫文麿的秘书及其智囊团的主要成员。单凭他们的地位和身份，人们就不难想象他们可以收集到多么不容置疑的绝密情报——纳粹进攻苏联的准确日期，以及日本决定的国策

不是北进而是南进的战略方案等等。这就使受东西夹击威胁的反法西斯主力苏联的统帅部得以从容地迎战，并从东线抽调大批兵力增援西线，拒敌于莫斯科城下，为改变世界战争局势的进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佐案”的爆发，使当时日本帝国统治集团内部惊恐万状，一片混乱。以东条英机为代表的日本法西斯军阀集团借机逼迫近卫内阁倒台，把近卫文磨强行送进了贵族医院，由东条英机亲自组成一个更加露骨的战争内阁。

佐尔格和尾崎秀实虽然被东条下令绞死了，但他们的功劳却永载史册，被誉为反法西斯英雄当之无愧，西方也一致公认他们是“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大、最成功的间谍”。

不少记载二战资料的史书在谈到这位苏联英雄佐尔格的事迹时，都认为：“佐尔格是在他认为在日本已经没有值得刺探的情报正准备回国的时候被捕的。”

这说法有其准确的一面，那是指佐尔格取得的情报已经完成了捍卫苏维埃社会主义祖国的历史使命而言的。

但是，从太平洋战争的实施方案而言，这说法也有其颇不准确的一面。当时，战争实施方案还在日本帝国最高决策层之间运筹之中。佐尔格被捕时，他还没完全掌握日本南进战略行动的确切情报，以及50天后爆发的偷袭珍珠港的绝密阴谋，因为这个绝密阴谋仅只掌握在天皇和极少数几个重臣手中。

这个绝密阴谋被好战的军国主义分子视为大东亚圣战胜利在此一举的关键，视为日本帝国的天机。天机当然是“万万不能泄露”的。一旦泄露，帝国必遭灭顶之灾。

日本人把间谍活动叫“谋略”。这倒有点实在，间谍和反间谍活动都要用“谋”。负责审讯佐尔格的高桥兴助发现，佐尔格为首的

“兰瑞”小组有苏联人、日本人、美国人、波兰人、朝鲜人、南斯拉夫人、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就是没有中国人。“奇怪！”

对此，高桥百思不解。

对中国蒋介石的“蓝衣社”，他是有所了解的，知道他们弄不出佐尔格式的“谋略”来。但是中共呢？

“他们会不会派出他们的佐尔格式人物在日本或其他什么地方弄‘谋略’？”

高桥心中没有底，想着想着便害怕起来。他后悔以前对中共太轻视，对他们知之太少。按常理说，作为警视厅特高课司法警察官，他应该具备这方面的常识。但是无论开战前和开战后，警视厅都没有对中共的这方面下过功夫，只对日本共产党施行过几次严厉镇压；并且，长期以来便有一种空气笼罩在警视厅各课室，好像谁若涉问中共，不被嘲为幼稚，便被斥为“恐共病”。真荒唐。

高桥为此向佐尔格提问，为使提问合乎逻辑，还补充说：“你不是在上海住过几年吗？上海是有名的中共的巢穴。”

佐尔格说：“你不能把所有与我接触过的人，包括你们已经逮捕的一些人，都说成是我的同志。你要打消你的怪念头，你以为我的情报是别人提供的吗？不，我的情报来自德国驻日本大使馆，都是在外交活动中你们无意间透露出来的。”

高桥不愿再听下去了。他很明白，佐尔格是在承揽他人的罪责。这种手段，在他审讯过的共产党员中，差不多都使用过。他决定隐蔽地不惊动任何方面和人物，把手伸向中国占领区。

高桥首先把手伸向上海。

“佐案”中有个尾崎秀实，他和佐尔格都于30年代初到过上海，而且一住好几年，又都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在上海他们有许多朋友，他们的朋友们都是些什么人？暗中有没有“谋略”活动？

就在当天夜里，有一份电报从日本东京发到了中国上海。收报人是住在虹口施高塔路留青小筑 28 号的中西功。

中西功并不每天都到“满铁”他那个“办事处调查室”去上班。研究工作需要安静的环境，留青小筑 28 号就很安静。有什么重要情报，“特别调查班”班长程和生会随时来报告。他到办公室去，多是为了翻阅东京最高统帅部寄来的各种密件和“满铁”的内部通讯以及各种重要报刊，以备研究工作参考。

在“满铁”的诸多要员中，他的这种地位性的待遇也是少有的。道理很简单，他被“满铁”和“中支派遣军司令部”所倚重。

中西功之所以被倚重，不是无缘无故的，略看一下“满铁”总社有关他的历史档案就知道了：

1929 年，18 岁，就读上海“东亚同文书院”；

1933 年，在东京《日本劳动年鉴》任助理编辑，在《国际评论》、《东亚》杂志发表论文；

1934 年，到大连“满铁”总社调查部任职；

1937 年，在《中国问题研究所所报》发表《冀东农村实况调查资料概况》一文，引起帝国军方的重视；

1938 年，担任《满铁调查月报》和《华北总览》两刊物的编辑，发表《华北农业特征》、《河北省农业经济实况》等文章多篇；

同年 5 月，调往“满铁”上海办事处调查室，立即被“中支派遣军特务部”调去从事重要的谋略活动，按照军方委托的需要，写出《孙文主义的基本问题》一书，作为帝国提交汪精卫重建国民党的理论指南。并把它当作课本，由他在“维新学院”亲自向学生讲授。

中西功的中国话很流利，在“维新学院”讲课时，学生们听不出他是日本人。

结论：中西功是个忠于大日本帝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中国通。

日本警视厅逮捕佐尔格和尾崎秀实的事，由于“事涉赤色”，有

失警视厅的威严，一段时间内只在有关的少数人间严守秘密，不见诸文字、报刊。中西功不知其事，近卫内阁倒台的消息从电台广播出来，他才吃了一惊，急于想了解其中内幕。国内出了这样大的变故，尾崎无论如何也该告诉一声才是；是否因为近卫倒台要移交国事，手续繁忙，没有时间？抑或近卫“患急性重病”住进医院，他也跟到医院里去了？几天来，他到“满铁”去上班的第一要事便是急着翻阅新到的各种“密件”和“绝密件”、“机要件”等等参考资料。回到家，便在书房里守着收音机听日本电台的广播。总想看到或听到点对于他可用的重要内部消息，或者说与他有关的消息，或者也可以说与尾崎秀实有关的消息。他们是好朋友啊，但是十几天来，一无所获。

他很着急，为尾崎担心，总仿佛看见有一团凶险的乌云紧紧压在尾崎头顶的上空，尾崎走到哪里，乌云便跟随到哪里。

他认识尾崎秀实，是在1933年春天。当时，他正在“东亚经济调查局”特别阅览室里埋头研究“中国满洲问题”。一天，“东亚同文书院”的同学水野成引来个仪表不凡的男子，介绍他们见了面，说这就是他慕名的尾崎秀实。

尾崎举止温文尔雅，谈吐不俗，有一种吸引人的内在感染力。他们很快成了朋友，中西功来到上海后，每次到东京出差，都要去见他。尾崎每次出差到上海，也必定约见中西功。每次相见，两人都要作对时局分析的长谈。谈日本的政治和军事形势，谈中日战争的现状及未来，谈近卫在内阁的处境，谈东条和近卫的矛盾，谈陆海两军对“南进”“北进”的争执，谈苏德战争，谈希特勒对日本施加压力，谈松冈外相访欧归途中与斯大林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在日本政界引起的迷惑，谈日美外交谈判的困难……总之，他们有谈不完的话。因为战争形势变化快，政治内幕更复杂。

东条登台，发表了广播演说，中心重点是“新内阁将继续坚持

关于处理中国事变和实现大东亚共荣圈的既定国策”。

这说明，日本“南进”将加速。那么对美、英、荷兰的战争很难避免了，这是很明显的事。中西功自认没有必要对此再多费脑筋了。

他关心的是尾崎秀实。

正当他心烦意乱地在书房里转来转去的时候，他的妹妹惠子倒背双手轻步走进来，站定后，笑眯眯地看他。

“什么事？”他烦恼地问。

惠子举起右手，手里捏封电报，向他摇晃一下，又背回手去。她今年16岁，正是青少年发育时期，也具有这个时期的某些特征，譬如为一点微不足道的小事或一句有趣的话而哈哈大笑，爱显示自己的聪明，搞点小恶作剧等等。

“电报？哪来的？”

“东京。”

“东京？快给我。”

“难道不道谢一声吗？”

“噢，谢谢，谢谢。”

“道谢是用这样冰冷的口气吗？”

“好了好了，给我吧，谢谢啦。”

“难道不应该陪我们出去走走，或者用点实际行动向我们表示谢意吗？”

“好吧，依你说，有什么要求，我都答应。”

“是吗？很简单，现在去向嫂嫂道声歉。”

“我并没有伤害她。道歉什么？快给我吧。”

“不，这几天，你进出家门，连声招呼都不跟她打，难道她得罪你了呀？”

“好了好了，我最近很忙，有不周到的地方请你们多多原谅，我会给她道歉的，快给我吧，求求你了。”中西功无可奈何地说。

“说话算话，否则下次绝对不给你。”

“算话算话。”中西功深深鞠躬，惠子这才把电报交给他。他急忙拆开电报封套，抽出电文看，三个字赫然跃入眼帘：

——“向西去”

发报人姓名：

——“白川次郎”

他握着电文纸发呆了。

“怎么了？”惠子见状不解地轻声问。

“没有什么，”他掩饰地应付：“是公务方面的事，很难办，你让我冷静地想一想。”

惠子出门去后，书房里又只他一个人了。他紧蹙着眉头思索这“向西去”三个字的实际所指，他心里明白，也只有他自己心里明白。

到此，我们得把中西功另一方面的情况，再作简要介绍：

在中共高层特殊部门，有关他的档案记载着的是：

“中西功，1931年4月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8年5月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他看着电报不由地轻声自问：出了什么意外？这发报人是谁？

从电报口气看，发报人很着急，竟如此不容犹豫。像是大喊一声的警报。

他自然地想到了尾崎秀实。是他发现了于我不利的情况，给我发的报？

他强制自己冷静，但是心却跳得更厉害了。

他深思：我若就此“向西去”了，会有什么后果？到了“西边”以后，能作些什么？当然，不怕从头作起，但是，不管怎么说，不及在上海方便，特别在上海这个位置，可以看到和拿到各种别处根本接触不到的重要情报。

应该找人商量一下，事情来得这么急。

在上海，能够立刻找来商量的，只有一个人——“特别调查班”班长程和生，只有他，看到这“向西去”三个字，会明白是什么意思。

程和生，广东人，中等身材，方额长脸，机智的眼睛透露着诚实和热情。眉宇宽阔，常戴一付金丝边眼镜。他不多说话，但是做事严肃认真。少年时跟随哥哥到青岛读书。“七七事变”后，参加青岛郊区学生抗日游击队。不久转到上海，参加江南抗日游击队。1939年秋天，调来上海情报系统工作，担任上海情报科负责人老吴同中西功之间的联络员，1941年夏天，“满铁”上海办事处受“中支派遣军司令部”委托，调查重庆抗战力量。中西功根据办事处的命令，接手承办此项调查，公开“雇用”了程和生和倪之驥两人当助手，在虹口西华德路的大利庄公寓内办公。今年6月，日本军宪兵部队接管了公共租界黄浦滩路的交通银行。经中西功活动，得到宪兵队许可，他们迁到了交通银行二楼办公，发展了几个人，成立了“特别调查班”，由程和生当班长。然后又安排了程维达等几个共产党员共十多人进了这个“调查班”。

和中西功联络之初，程和生对于一个日本人帮助中国抗日，总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所以，只按照纪律，准时准地和中西功见面，接到情报就走，一句话也没有。后来被“雇用”组织“特别调查班”，和中西功公开接触了，当然不能当扎嘴葫芦。要听中西功布置对“蓝衣社”的调查，要和中西功研究在“特别调查班”里安插党员，要帮助中西功对汪精卫汉奸的“调查统计部”的活动进行分析研究。时间长了，他发现，中西功完全像个中国人一样地在为抗日熬费心血，便对他产生了一种难以言表的尊敬。只是有一个无法填补的缺陷，就是不能公开地喊他“中西同志”，即使背后两人在一起也不行，只能称他“先生”。此时他才感觉到“同志”一词的深刻含意，在根据地，男女老少一律互相称同志，不觉得有多大份量，现在切切

实实体会到了。

尊敬常是产生感情的基础和土壤。感情这东西，一旦产生了，便很难掩藏。于是，他们的谈话便多起来。程和生很了解一些有关日本的情况。他对日本国，耳朵里早熟悉，在地图上也常见，还和日本兵交手打过仗，说来不算陌生。可是，这个国家到底是个什么样子？那里的人们怎么生活的？日本兵为什么这么凶残？既然入侵中国肯定要失败，天皇不想想后果吗？如此等等问题，他都想向中西功请教个明白。

有一天，他们两人按规定在法国公园碰过头之后，趁天色尚早，便边散步边闲聊起来。

“先生，日本字好学吗？”

“很好学，如果学会讲话，学字不难。”

“日本话好学吗？”

“依我看，话这东西，不管哪国的，只要留心，多听、多说，都容易学。中国话不是很难学吗？我也学会了。共产党员最好能学会几国语言，我们要搞世界革命。”

“唔，日本国什么样子？”

“什么什么样子？”

“有山吗？”

“有”，中西功眼光闪动了一下，“有很多山，山上有很多树，一到春天，满山遍野便开满了樱花，就像一望无际的海洋。我爱樱花，日本人民也都爱樱花，因为它是和平幸福的象征。”说到这里，他停了一下，然后继续道：“只是它太娇嫩了，需要保护。每当山风拂响，美丽的樱花雨簌簌洒洒，铺满山路，沦落成泥的时候，不由使人顿生物哀之情，由怜悯而产生悲壮之美，它太可爱了！”中西功无限深情地边说边仰望辽阔的天空，那很远很远的什么地方。

“是吗？”程和生用向往的目光望着中西功问。